

上大盒子

上大盒子就是邻里街坊间互帮互助乡情的体现。那时也讲究礼尚往来，也难免往而不来，也能不来却往，都不介意。

☐ 田邦利

过去,生产力低下,经济条件差,老百姓的日子普遍地穷,遇到婚丧大事,一家一户的财力捉襟见肘。众人拾柴火焰高,于是人们结合合伙社,几个或多个户自愿结合在一起,一家有事,多家参与,或钱或粮都凑份子。社,有“红社”,有“白社”,为娶媳妇结的社叫“红社”,为丧事结的社叫“白社”。

我的家乡在济阳县的东北边陲，过去也是穷乡僻壤，乡亲们过的也是穷日子，婚嫁习俗邻居街坊也是也结社。结社之外，还有一个习俗是，一家娶媳妇，百家蒸馍馍，蒸了馍馍往娶媳妇的人家送，乡亲们把这叫“上大盒子”。一份大盒子5斤馍馍，4个或6个一斤，娶媳妇那天的前三两天给人家送去。娶媳妇的人家收下馍馍，回赠火烧。火烧扁圆，大小如大枣，皮是黏米面的，里面是枣或麸子，团好后，放在锅里烙，不熟就出锅。火烧不大，寓意深远：新婚夫妇和和睦睦黏合在一起早生福子。

娶了媳妇，待了亲戚，娶媳妇的人家还要答谢上大盒子的，每户2斤馍馍一碗汤，汤的内容随季节而定；冬天就是白菜粉条豆腐汤，汤的上面还有两片肉和两三个油炸丸子。场子里的人抬着大食盒，拿着单子一家一户地送。解放后，“红社”、“白社”渐渐地都没了，“上大盒子”却一直延续着。有位街坊名叫许爱芝，1971年他儿子娶媳妇时，5斤馍馍只留3斤，过后就不再分馍馍了。这一改革很是顺乎民意，一呼百应，自此一份大盒子由5斤馍馍改为3斤。

现在说起上大盒子，有人可能觉得有点好笑，贺礼竟然是5斤馍馍，5斤馍馍算什么！现在5斤馍馍真是算不了什么，可那时5斤馍馍真是5斤馍馍。5斤馍馍都是特意蒸的，因为平时家里哪怕是老人孩子吃的都是窝窝头，有时窝窝头里还要掺上糖浆。娶媳妇的人家得人帮忙，得招待亲戚朋友，大吉大利大喜的日子，生活也得搞得好一点，平时的窝窝头要换成馍馍，人多用饭多，吃馍馍就是一个不小的困难，一家一户没有那么多的面粉。一家娶媳妇，百家蒸馍馍，这家5斤，那家5斤，聚少成多，困难就解决了，媳妇就娶家来了，事也就过去了。

上大盒子就是邻里街坊间互帮互助乡情的体现,家乡有这样一种说法,娶媳妇落个媳妇,生孩子落个孩子。那时也讲究礼尚往来,也难免往而不来,也能不来却往,都不介意,几斤馍馍,少吃口有了。

改革开放后,人们的吃饭问题解决了,天天吃馍馍了,据说家乡娶媳妇上大盒子也已不再。时下的喜酒盛宴却常让我想起家乡,想起家乡当年的上大盒子,难忘那份淳朴与真诚。

一辈是“世”字辈，大概现在的老师又开始拖着长腔叫“郑世……”了。

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，听说又打算修家谱，我是郑家的女孩，不能入家谱，这是规矩，也没办法。但这么多年我却从来没见过家谱，所以我说想看看家谱：家族里的爷爷笑呵呵地说：“家谱要保密，不能随便看，这是我们郑姓人千百年来的规矩，可不是难为你。大家子嘛，就是要讲规矩，你知道我们郑家是大吧？”家谱第一句：本是江南宰相家……”家族爷爷正在高兴地背着家谱的序言，外边又进来几个年轻男子，这是来给他拜年的。东西南北四街来的郑姓人都是要拜年的，每逢正月初一，东西南北三公里的地面上，拜年的郑姓后人往来不绝，这也是几百年来郑店镇的特色之一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特色，郑姓人才更像一家人。愿这暖人的习俗继续流传，愿郑店镇의郑姓人和其他人都平安富足。

用想就知道哪有中间用“经”字的，所以很痛快地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没有‘郑经人’。”外姓人就大笑说道：“哎哟哟，原来你们姓郑的就没有正经人啊。”郑姓人知道了上当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只好笑笑算了。这个笑话几乎所有郑店镇的外姓人都会说，几乎所有姓郑的人都被问过。

还有我们姓郑的孩子，也不可避免地被开涮。我们这一辈是“方”字辈，课堂上老师提问，如果叫“郑方……”我们这一辈的孩子就都揪着心，直到老师嘴里最后一个字落地，有人霍地站起，其他人才松口气。偏偏老师大多也是爱开玩笑的，每次叫到“郑方……”必然拉长了调子，还摇头晃脑面带得意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好半天才叫出最后一个字，常常引起其他姓的同学的笑，接着我们也都轻声笑笑，这也是记忆里老师给我们的比较温馨的小小恶作剧。我们的下

久之，“郑店”就成了这个地方的名称。后来慢慢地，各行各业的商家越来越多，迁来的居民也越来越多，郑店成了一个比较繁华的集市，几百年过后，这里已经成了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小镇。

郑店镇共有一百多个村六万多人，东西南北四街是四个村子，我们郑姓后人约七八百人就分别在四个村居住。这四个村是镇中心，我们的田地也大多是良田，黄河水就在寨南滔滔流过，灌溉也不费力，收入也好，再加上郑姓人本是一家，家族势力比较大，所以历来我们郑姓人都有点高人一等的感觉。但是面对多年来外姓人的一个戏谑，郑姓人却一直只能笑笑，无法反驳。

我们郑姓后人不分男女都按辈分起名字,但却没有“经”字辈,外姓人就一本正经地问我们:“哎,跟你打听个事儿,你们这儿有个‘郑经人’吗?”大家不

□ 郑颖

山东乐陵有个郑店镇,那就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,说起来,这地名还跟我的先祖有关。

据说明朝靖难之役时，燕王打进南京，他的侄子皇帝朱允炆逃得不知去向，而当时一郑姓宰相家也举家逃亡。他共有七个儿子，其中两个儿子向北逃进了山东乐陵，一个在乐陵北安家，一个在乐陵南暂住，乐陵南的这个儿子就是我们这支郑姓人的先祖了。

先祖是豪门公子，不会稼穡，但吃喝方面却有些讲究。好在还有点盘缠，就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盖了房子，开了间茶店，招牌上一个个大大的“郑”字。先祖选茶，泡茶都有自己的独特方法，茶香袭人。所以来往行人路过，都爱在此喝茶歇脚，慢慢就有了点名气。如果人们之间互相问起来，准备在哪儿歇脚呢，对方一定答曰“郑店”，久而

蓬莱阁上赏云雾

□陈文念

凌空欲飞的蓬莱阁，屹立在斧削刀砌的丹崖山巅。丹崖山壁立千尺，一如牵天泻海的红瀑布，仰望未知其高。崖巅上的蓬莱阁，云雾盘绕，如同被一双大手捧上了天。

有时候,云因雾起。雨后初霁,红日喷薄欲出,雾气蒸腾,渐成如絮白云,一缕缕,一片片,楼台亭榭,如悬高空,恍若人间仙境。

有时候，雾因云生。云层浓厚时，在阁下仰望为云。站在阁上，感觉的只能是雾。雾无处不在，无隙不入，放开视野，或白茫茫，或灰蒙蒙，时轻时重的雾游移着，掩去了周围的山峰，模糊了城里的烟雨人家，把近处的古树也弄得朦朦胧胧。

片片云朵,随风飘飞,撞上

普照楼突然破碎，有的甩上古树枝梢，有的落进错落有致的宫殿走廊里，有的荡回蔚蓝的海面。渐渐地，三五成片重新聚汇起来，向主阁再包围过来。这时或海风劲吹，万匹白练从海面喷出，贴峭壁疾驰，忽而爬上半腰，忽而跌落山涧，忽而直立如瀑，忽而平展如绢，忽而万马奔腾，忽而沧海横流，瞬息万变。

阁上观雨颇有情趣。时常是彼景点暗淡，此景点明朗，咫尺之远异雨晴，一片云雨突至，水珠飞散，纷纷扬扬。像仙女撒下来的宝珠，又像飞舞的花瓣。当你想抓它几个时，它却随白云飘到另一个地界去了。

落霞彩云也很可观。夕阳西下，游人仁立水城，向西张目，白云尽染金光。感觉夕阳并不是沉而没，其实就像一颗晶莹剔透的明珠，在接近蓬莱阁顶端的一瞬间，散落成无数的碎片。看似少了些长河落日的壮阔，却添了渔舟唱晚的婉约。那种柔弱的美，那种恬静的美，浅浅地溢满了蓬莱阁。随着时间的变化，蓬莱阁上的云霞也不断变异着形


 美在蓬莱阁
有奖征文大赛

状和色彩,出现火红、浅红……

云雾丛生的天气，登上蓬莱阁，云朵有时飘过脚下，顿觉身在天上。有时飘过头顶，伸手可触，又有顶天立地之感，有时冲着你的全身过来，钻入鼻孔，衣兜，眨眼工夫它又溜了。

云借山势，山助云威。蓬莱阁披上了轻纱，戴上了帽子，着了围巾，系了腰带，使依山而建的蓬莱阁俊俏多姿，而且滋润了丹崖山，你看那山的葱茏，满墙的青藤，不都得益于云雾吗？

悠悠白云，蒙蒙薄雾。对情感有时是个挑逗。当你没有思想准备时，它突然来了，从身后一下子抱住你，雾蒙蒙中似觉得有一双纤细的手轻轻抚你的面颊。一股清爽随之浸润你的肺腑，使

你顿觉飘飘欲仙，当撩拨起你的情感神经之后，它却悄无声息地消匿了，你想再留它片刻，只能是一厢情愿。静下心来，摸摸两颊和发际，情迹未消，仿佛在瞬间做了一个美梦。

云雾景观,有时带给你的是神秘,有时带给你的是惊奇,有时带给你的是惬意,有时带给你的是梦幻,然而,有时候也会给你带来郁闷和烦恼。

来去匆匆的游客遇到不开的云雾天气,难见蓬莱阁的真面目颇为遗憾,甚至心情都会跟着潮湿。临别时,无奈与叹息,遗憾与期望都会交织而生。毫无法子,要欣赏这里的山海风光,要领略令人陶醉的云雾景观,只有重游此地,或留下来住几天乐不思蜀!

[illegible]